

流冰之旅

渡边淳一

流冰之旅

陆求实译

Watanabe Junichi

『日』渡边淳一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冰之旅 / [日] 渡边淳一著; 陆求实译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80741-455-1

I. 流… II. ①渡…②陆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6791 号

图字: 09-2008-555 号

流水への旅の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: © 1991 by 渡边淳一

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 1991 年“角川文库”本译出。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09 Wenhui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。

[渡边淳一自选集 008]

流冰之旅

作者 / [日] 渡边淳一 译者 / 陆求实

出版人 / 桂国强 翻译统筹 / 吴四海

责任编辑 / 刘刚 装帧设计 / hansey@MimZii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 (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)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彩色印刷 /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 / 装订 /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北印刷 (集团) 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/ 890 × 1240 毫米 1/32 字数 / 180 千

印张 / 12.375 (彩页 4 页) 印数 / 1-50000

ISBN 978-7-80741-455-1 定价: 35.00 元

本书采用特种防伪技术印刷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021-52920271

目录

流冰	I
月明	73
风信	III
雪晴	161
树影	237
苍海	273
风花	295
冰湖	317
冬野	345
新生	367

流冰

一月的鄂霍次克海^①上空，被一片低垂的灰色笼罩着。

不知是将要下雪或是别的什么缘故，天水相接之处，隐隐现出一条白色的线，宛若曙光初露。虽然寒气逼人，但却朔风不起。灰蒙蒙的天空、铅灰色的海、还有纯白色的冰原，都静止在了这无风的空间中。

竹内美砂站在望得见纯白而寂静的大海的山丘上，轻轻吐了一口气。

早上九点从札幌^②出发，来到这个面向鄂霍次克海的纹别^③街市，已是将近下午三点钟。先到事先预约好的火车站前的旅馆，办好入住手续，喝上几口热茶，然后便让服务员叫来一辆出租车，沿着与海岸线平行的国道，朝南一路驶来。

虽然称为市，其实纹别只不过是个人口不足四万的小城镇。车行五分钟，居屋家宅就变得稀稀拉拉了，从房屋与房屋的隙缝间，可以一览冰封的大海和矗支着一株株光秃秃的树干的雪原。远离市中心处，道路靠海岸越来越近，左手边隆起一座小山丘。出租车向左拐下国道，一直朝山丘那儿驶去。经过一处低洼地，随后又爬上一段坡道，便看见一座

① 鄂霍次克海 (Okhotsk Sea): 太平洋西北部边缘海，在千岛群岛与亚洲大陆之间，经宗谷海峡（俄罗斯称拉彼鲁兹海峡）通日本海，经千岛群岛各海峡连接太平洋。面积约158.3万平方公里，平均水深777米，最深处3521米，大部分海面每年10月至次年6月结冰。——译注

② 札幌市：北海道首府所在地，地处石狩平原西南部。现为日本第五大城市，因受白令海峡南下寒流影响，一年中有半年降雪期。——译注

③ 纹别市：位于北海道东北部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，冬季时会有流冰漂流至岸边。是日本北洋渔业的基地，盛产鳕、蟹等。——译注

小巧玲珑的灰色建筑。

一路上见多了木屋的美砂，竟感觉这座混凝土的二层建筑显得那样的厚实、泰然；不过，它孤零零地耸立在无遮无挡的山丘上，又略略让人觉得有点清冷凄寂。

从大路至那幢建筑大约有两百来米的距离。出租车爬上坡道高处，驶到一个能眺望大海的地方，美砂叫车子停下。

“那里就是流冰^①研究所吧？”

“是啊。我把车子再往前开过去点吧？”

“啊，不用了。我想在这儿稍微走几步。”

美砂付了车费，将兔毛衣领拉拉紧，下了车。

山丘到前面好像是处断崖，再往前便是白茫茫一片的冰原。大路至研究所的便径上的雪被铲过了，空出了五米来宽的小道，上面泛着雪光。

美砂穿着在札幌买的有防滑功能的长筒靴子，小心翼翼地迈开步子，踏着雪道走向那幢灰色建筑。

正面门外栽着几棵鱼鳞云杉^②，从厚厚的雪中探出身子。在它们左面有一对混凝土制的门柱，雪将门柱埋没了一大半，上半部的花岗石上，露出刻的几个字：“北海道大学低温科学研究所附属流冰研究所”。

美砂对着大门端详了一会儿，然后走上前，推开正面玄关的玻璃门。

① 流冰：又称“淌凌”，冰块在水面上漂浮、流动的现象，在河流或海洋封冻过程和解冻过程中均有出现。往往上游水面开始春季淌凌时，下游水面仍处于封冻状态，此时极易壅成冰坝，造成灾害。——译注

② 鱼鳞云杉：又称针枞，生长于寒冷地区，其木材是制作钢琴共鸣板和小提琴的优质材料，也可用于建筑和造船。——译注

研究所内开着暖气，暖洋洋的。玄关左首有一扇小窗，里面大概是门卫室吧，不过窗户紧闭，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的。正面是一个面积约五坪^①左右的门厅，往右面看过去可以看见楼梯，那儿也是一个人影也没有。玄关左首是换鞋处，只见随意地丢放着两双拖鞋，却是两两错搭的，旁边的鞋箱上，还放着一双大大的防寒靴子。

“有人吗？”

美砂四下张望了一遭，然后招呼道，但是无人应答。

人都出去了？可是，这样一幢建筑里面，不至于全都走光一个人也不留呀。美砂提高声音又招呼道。

寂静的门厅里只有自己的声音回响着，依然没有任何应答。

即便是研究所，如此毫无声息也实在有点悠闲过分了吧，万一小偷之类闯入如何是好？美砂暗暗叹了口气，刚抬起一只脚想迈上门口的台阶坎儿，就觉得身后冷飕飕的有股寒风吹来，门开了。

美砂慌忙回头，只见面前站着一个男人。

男人近一米八的个头，结实的上身裹在一件缀有海豹毛皮的蓝色茄克衫里，脸孔用连在衣领上的风帽罩住，下身穿一条茶褐色工作裤，脚蹬一双厚厚的防寒靴子。看样子是从外面工作回来，右肩挎着一只便携式收录机似的黑色器具，右手上还提着一样带有白色羽毛的东西。

“啊……”

美砂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，将脸侧向旁边。原来男人手里提着的是一只天鹅，胸口被鲜血染得红红的。

被美砂的惨叫声提醒，那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手上拿的东西，赶忙

① 坪：日本的面积单位，1坪大约相当于3.3平方米。……译注

将它移到身后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看不出他可以满不在乎地手提血淋淋的天鹅，不过说起话来声音倒是不紧不慢，一派悠闲的样子。

“我叫竹内美砂，”美砂慌忙点头施礼，“我带着北海道大学低温科学研究所明峰教授的介绍信。请问，有个叫纸谷诚吾先生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你就是纸谷先生？”

美砂朝天鹅看了一眼，随后又看了看眼前这个男人。

“不好意思，突然前来打扰。我大概半小时前到的纹别车站，然后就直接到这儿来了。”

纸谷点点头，将死去的天鹅搁在鞋箱旁边的地上，换上拖鞋。

“请！”

纸谷将换鞋处串了个儿的拖鞋换回来，然后递到美砂面前。

“谢谢！”

纸谷等美砂换好鞋，才迈步朝里面走去。

“那个，天鹅……”

“别管它。”纸谷只挎着肩上的器具走上楼梯。

研究所虽不大，却颇有雪国建筑的特色，房子建造得敦实而坚固。美砂跟在纸谷后面，来到二楼左首的一间房间，门口挂着块牌子：“第一研究室”。

研究室靠门口是一个简单的会客区，里面并排放着两张桌子，桌子上方的墙上张贴着一张像是北极圈的地图。对面靠墙是一排橱柜，橱柜

边上悬挂着一张动物毛皮，好像是海豹皮。

纸谷将肩上挎着的器具放在桌子上，脱下防寒茄克，然后正式地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纸谷。”

美砂也重新做了一番自我介绍，然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名片：“我带了这个来。”

名片是从札幌出发时，北海道大学低温科学研究所的明峰教授给她的。背面写着：“这位是我朋友的千金竹内美砂小姐。住在东京，想看看流冰，所以来这里。百忙中打扰你了，请你领她参观一下流冰还有研究所等。”

美砂来这里之前，听父亲的好朋友明峰教授介绍说，纸谷诚吾是位自北海道大学理学部毕业后，一直埋头从事流冰研究的年轻人。

最初在玄关出其不意照面的时候，纸谷的脸被防寒茄克的风帽包得严严实实的，加上手里提着只血淋淋的死鸟，那样子看上去着实有点可怕。不过现在面对面一打量，从他那张精干的脸上射出的目光却出乎意料的清澈。

纸谷拿着美砂递过去的名片看了一会儿，慢慢地装入口袋里，同时从口袋里掏出香烟，点上火。

“当真要看流冰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当真”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想看流冰才来的呀，名片背面写得清清楚楚嘛。

“您很忙吗？”

“不，忙倒不忙。”纸谷说着，右手夹烟，抬起左手腕看了看表。

“时间有点晚了是吧？”

“还不算晚。”

那么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不愿意领自己参观吗？
美砂心里生出一丝不安，于是试着问：“给您添麻烦了吧？”

“嗯……要说麻烦嘛，是有些麻烦。”

纸谷吐着烟圈答道，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。

美砂对眼前这个男人实在想不明白。既不忙，又非时间来不及，那么究竟什么理由让他感觉领自己参观是件麻烦事情呢？也许对纸谷来说，这并不是他分内的工作，可自己毕竟大老远地从东京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一睹流冰呀，况且还带着他的上司明峰教授的介绍信哩。

“那么，我不能麻烦您带我参观了是吗？”

美砂有点泄气了。

“你为什么要看流冰？”

“为什么……”美砂一时语塞。被他这样一问，还真说不清楚为什么了。“听人说流冰很壮观，很美，所以纯粹是为了观光……”

“明白了。”纸谷张开指节粗粗的手，在桌子上拍了一下说道。

“出于观光的目地来这里看流冰不可以吗？”

“没有说不可以。只不过，我不太喜欢这种事情。”

“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行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领你去参观一下吧！”

纸谷说着站起身，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手套。

“现在到天黑大概还有一个小时，先去看冰原吧。”

“要是不方便的话就不烦劳您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去看好了。”

“一个人去冰原太危险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在札幌时，明峰教授就向美砂竭力推荐过，最好到突出于鄂霍次克海中的冰原最前沿去感受一下，因为假如只从岸边而不是踏上冰原去感受，是无法真正认识流冰的。一面听着纸谷诚吾关于冰的结晶之类的介绍，一面欣赏夕阳映照在冰原上的美景，一定会令人心生无限感慨的。

现在就是为了感受一下流冰的美景，特意来到这里的，可眼前这个向导却似乎非常冷淡，真让人心里感觉没底。

换做是平时的美砂，受这般的简慢，早就兴致索然，打消参观的念头了。可是，就这样返回去，又实在太遗憾了。再怎么说明，为了在冻冰上行走，她还在札幌特意买了双橡胶底的高筒防滑靴子呢。

“说什么我也要看一眼流冰。”

“那就走吧！”

就在纸谷戴上手套的同时，门敲响了，一个年轻男人闪身进来。身上穿着件暖暖的绒线毛衣，头戴一顶绒线编织帽，看上去也就二十二三岁。

青年注意到美砂在场，好像稍显困惑，但立即便转向纸谷，看着他问道：“玄关那只天鹅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哦，是我在路上拾到的。”

“又是被散弹击中的？”

“好像是吧。”

“今天晚上打扫了它吧？”

“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
“那用它做暖锅吧。”

青年说罢笑了笑，朝美砂轻轻点点头，退了出去。

看来这伙人要将刚才那只可怜的天鹅下肚了。美砂吃惊地望着纸谷，只见他满不在乎地将防寒茄克的风帽一直拉到眼前，对美砂说道：“走

吧！你穿这些不冷吗？”

“不！”

美砂使劲地摇摇头，似乎要借此表示出反抗。

走下楼梯，来到玄关，那只天鹅不见了，大概是青年已经将它拿去料理去了。

真是一伙野蛮的男人。

美砂狠狠地瞪着走在前面的纸谷的背影，跟随他走出门外。

二

出了研究所向右，沿着一条雪中小路向前走去，正面便可以看到一片冰封的鄂霍次克海。

由于大量流冰漂流而来的缘故，不要说港口，就连外海都被冰雪覆盖了，由近而远，整个海面一片铅灰色。港口里的渔船全都紧靠岸边，港口封冻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

向导纸谷头也不回，默默地踏着雪路向前走着，那态度似乎是觉得美砂在后面随从着自己是理所当然的。

真是冷漠不通人情的家伙。美砂心里暗暗来气，可是眼下也只有乖乖地跟着他走而已。

往研究所来时看到的远处好像下雪似的地平线，依然呈现一线白色，距离也仍然是那样遥远，毫无变化。蓦地，从港口边腾起一群乌鸦，向寂静的天空飞去。

鄂霍次克海的上空，虽然眼看一场风雪就要来临，但此刻仿佛就像静止住了一般。

一会儿，脚下的雪路变成稍稍拱起的陡坡，越过陡坡，便是陆地与海洋的分界线。纸谷在这里停下脚步，朝美砂转过头来。

“这下面就是冰原了，小心点。”

说小心，可到底该如何是好呢？美砂左脚踏上冻冰，然后带着股怨气，慢慢将右脚也移到冰原上。冰原表面积着薄薄一层雪，看上去就跟雪原差不多，可是下面却非常坚硬，而且很滑。

见美砂踏上了冰原，纸谷又开始闷闷地迈开步子，慢慢地，脚下使着劲，一步一步地。

原来在冰上行走应该这样走才行啊，美砂学着纸谷的样子，跟在后面面向前面走去。

从港口那边腾起的乌鸦，在空中大幅度右旋，然后消失在城市上空。在它们身后，只剩下空旷无垠的铅灰色的天空和白色的冰原，那灰蒙蒙的天空，说不清楚是晴朗无云还是阴霾密布。

不过，脚下冻结的冰原着实令美砂震撼：使劲踩它也纹丝不动，不摇不晃地，走在上面，没有一点点踏在冰原上的不安。

纸谷依旧不声不响，以不变的步伐默默地走着。既不是躬身而行，也不是昂首挺胸，就是那样落落寞寞地行走着。

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，空旷的冰原上只有纸谷与美砂两人，城市的噪音也传不到这里来。

“大概在什么时候才会结冰结成像现在这样子呢？”

“这就每年不一样了。”

纸谷头也不回地答道。

“每年不一样，可总归有个大概的时间吧？”

“今年是一月七号，去年是一月二十二号，前年的话是十二月十九号。”

原来如此，果然每年相差甚远，所以才说不一样啊。不过尽管如此，简单地回答说从十二月到一月不就行了吗？或许这种模棱不清的回答方式，对他来说很困难吧。

美砂忽然生出一种冲动，想更多问他些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让这个缄默少言的人不得不张口说话。向导嘛，同参观者说说话、介绍介绍情况，也是人情入理的呀。

“那，什么时候才有流冰呢？”

“你说的‘有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个……这里……”

“‘有’到底是指现在这种状态，还是指冰碎裂的状态，还是指冰流动的状态？”

“现在这种状态……”

“去年，流冰离岸是在三月十八号。”

“离岸？”

“就是冰层离开岸边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在这之前，都可以在冰上面行走了？”

“有时候可以行走，有时候就不能行走。”

“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“有时候表面看上去都一样，但是有的地方被水冲刷薄了，或者出现了裂缝，要是不知道的话，走在上面就可能掉下海去。”

那倒是。美砂不由地好奇起来：“掉下去的话会很冷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会不会冻死？”

纸谷没有回答。

大概觉得自己的问题实在太愚蠢了，根本不屑回答吧。美砂在对方的脸上探询着，可是纸谷的脸几乎全被风帽遮住了，表情看不清楚。

两人沉默下来继续走着。已经来到距离岸边大约四五百米的地方，港口停靠的渔船，看过去缩成了一个个小黑点。

美砂身上渐渐地渗出汗来。

起初还觉得走得很慢，可是以不变的节奏这样一路走过来，还真是不小的运动呢。加上又是第一次在冰原上行走，神经绷紧着，不累才怪哩。

“要走到哪里啊？”

“走到靠海近点的地方，怎么样？”

当然好啦。美砂继续踏着冰前行。

“刚才您说到冰流动，那是……”

“那是指冰原融化开来，变成冰块，顺水漂流的状态。”

“是漂浮在大海上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是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去年……”

又来了。美砂悄悄吐了吐舌头。

“去年，冰块最后消失在四月七号。”

“那，在那之前稍稍提早一点来的话，就可以看到流冰漂浮在海面上了吧？”

“那可说不定。刮海风的时候，会漂浮到离岸边很近的地方，如果从陆上刮风的话，流冰就漂到很远的海上去了。”

“那么厉害呀？”